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七、破窗逃巨寇 異地晤良朋

李文玉始終頭都不曾偏過，聞言笑說：「你這小孩真靈，我只問你，你每日搭伙食的酒鋪老頭幾時來此開這酒店？他家還有什人？你們相好，他平日又最肯幫你的忙，如何你今日闖了這大的禍，他若無其事。方才咱們爭吵，他也不來看你，是何原故？」

旺子假裝有氣道：「你這位客人怎麼這樣脾氣，剛說得好好，又說怪話。你問這些事，日裡相見我已說過。他在此開店雖只近二十年的事，如說住家，便我聽說的也有祖孫三代。張家多大勢力，他們有家有業在此，自然要怕連累，幫我也在心裡，怎敢露出？這是沒法子的事，不能怪人。老漢全家全是好人，誰都知道。他和你們對頭我的師父鐵笛子素不相識，你也知我口緊。他這樣忠厚老漢，你老打聽他作什？」

李文玉想了想笑道：「你一個小孩獨居一屋，你剛由張家逃走，我便得信進來，共總好似沒有多少時候，你到家作過什事沒有？」

旺子本想不答，因見方才王老漢在窗外連打手勢，動作輕而且慢，和那面上緊張神情，斷定對方厲害非常，口風雖轉，用意總是難測，想了想，搶笑答道：「我到家把燈點起，剛把衣服換好，你就來了，連門都未出過，也未見有人來。」

李文玉又問：「可曾出門取什物事？」

旺子心想，自己到家並無多時這廝便來，本未出進，做過什事無須瞞他，理直氣壯地答道：「沒有，誰還騙你麼！」旺子原恐對方疑心又在房中耽擱了一陣對方才到，恐其因燈生疑，才說是自己所點，後想這廝人甚狡詐，莫要燈光早被發現，正在後悔，再要盤問如何回答，向不說謊，心裡有點發急。

文玉隨問：「今日天涼，怎不生個炭爐燒點水吃？」

旺子只當問的是閒話，沒好氣答道：「我逃命還來不及，準備回家取點衣物逃往山中，你便趕來麻煩，怎會想到生火燒水？再說天還不算真冷，鄉鄰又好，他開的是酒鋪，茶水取用十分方便，我們窮人天黑就睡，點燈之時極少，要那熱水何用？」

文玉忽然目閃凶光，哈哈笑道：「到底是個小孩口嫩，自漏馬腳。你說剛剛逃回，不曾出進做事，也無人幫你的忙，這盞燈擦得又明又亮，滿滿一碗燈油，算你回家自備，我來稍遲，不曾看見，壺裡面的水卻是熱的，分明湖上沒有多時。你未走往人家，又無人相助，這一壺熱水哪裡來的？」

旺子聞言，才想起那把瓦壺乃王家所有，先放桌上，不曾理會。因見師父紙條，只顧尋思，也未伸手去摸。方才這廝進門連飲兩碗，似見有熱氣冒起，一時粗心，不曾想到壺水來處，被這廝看出破綻，一假百假，這類兇人說翻就翻，剛一發怔，想要回答，還未出口。

李文玉見他臉紅，已接口說道：「小孩子不要為難害怕，我三大爺說話算數，無論如何也不傷你。休看我不曾回顧，窗外那人和你鬧鬼我全曉得。我料此人恐我看破，業已走去，所以沒聽他有走回來的聲音。」

「其實，你第一次伸手又腰想摸暗器，一面打算把桌子踢飛飛機逃走時，這廝業已掩在窗外，必是見你口出不遜，恐吃我的虧，又知你那點毛手毛腳，在三太爺面前簡直送死，稍微一動人便分了屍，急得無法，暗打手勢警告。你偏說得起勁，不曾看見，直到假裝穿草鞋以前方看出，改了口風。」

「我並不承他的情，你就強做到底，我也滿不在乎。本來抬手便可將他抓住，因想這樣大風大雨，老傢伙雖然是可惡，和我無仇，偌大年紀，提心吊膽站在大雨裡頭，好容易才將你提醒，怪可憐的。本已不想計較，但我恨他真人面前擺假，藏頭縮尾，非要他現出原形不可，乖乖的叫老傢伙滾來見我，看看是否昔年山東路上那人。只要知錯服低，交代得過，便不與他一般見識。否則，我三大爺自己尋去，他就沒有全屍了。你們暗中搗鬼，還當我不知道呢！」

旺子見對方二目凶光閃閃，神態突轉寧惡，最奇是人未回身，外面那大風雨，王老漢雖然年老，武功從未丟下，輕功更高，自己防他暗中掩來，也曾留神靜聽，風雨之下並無絲毫別的聲息，所打手勢又輕又慢，這廝竟和眼見一樣。

話雖凶狂，料無虛假，打是決打不過，老漢蹤跡已被他看破，如是敵手不會這樣害怕，不敢出面。這等兇惡，逼人太甚，恐有別的顧忌，還不敢真個和他翻臉，心正發慌。

李文玉見旺子已被問得變臉變色，正在得意洋洋，說得起勁，末句話還未說完，便聽窗外有人說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，驢日的瞎了眼睛，沒瞎了耳朵。近日和老鬼蘇五口口聲聲要尋我老人家報仇，今日黃昏兩次相遇，對面卻不相識，我正好笑。因我徒兒有事，打算辦完再尋你們兩個老驢日的算那什三年前的舊賬。」

「不料都是那麼死不要臉，一個強要收人為徒，一個倚勢行兇，以大欺小，被一個小娃兒刻薄挖苦個夠。未了還吹大氣，彷彿你有後眼，不論窗外有什動作，你老祖宗連來帶去都和眼見一樣。」

「我一直跟在你的身後，始終不曾離開，你曉得個屁！你是現在滾出來，或將老鬼蘇五喊來，約好地方，分個存亡，還是想吃完月餅重陽糕再往鬼門關報到，也隨你的便。無故打算欺負人家忠厚和平的老漢，你才是當時不得全屍呢。」

旺子一聽正是前遇鐵笛子的口音，不禁大喜，不顧聽完，早慌不迭縱身趕出。見雨中立著一人，窗前燈光映處正是師父，身上業已濕透，腰間所掛鐵笛子卻拿在手中，目注窗內發話，喜得連呼「師父」，趕將過去便要跪拜，鐵笛子把手一擺，就勢拉住，往旁一指，同立王家酒館屋簷之下，口中仍在發話未停。

旺子初意對頭如此驕狂，決不甘休，哪知裡面悄無聲息，也未見人出來。直到鐵笛子把話說完，又隔了一會，方聽裡面竊笑道：「鐵老二，你真可以，日裡撞我的人就是你麼？方才窗下既然是你，算我耳目不濟，眼力大差。不問這開酒店的是什來歷，從此不提今日之事。」

「不過我們的事不是這等了法，你也無須吹什大氣。這樣風雨兩夜，彼此都不免於取巧，顯不出真實本領，何況正主人尚在張家，也還未來。你少罵大街，是好的第三日天晴以後同往玉泉崖一分高下好了。」

鐵笛子方罵：「這驢日的虎頭蛇尾，真不要臉！」忽聽喀嚓一響，窗門粉碎，旺子只當敵人破窗而出，剛要開口，吃鐵笛子把手一拉，拖向身後。

旺子方覺師父令其躲避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隨同窗門響處，先由裡面飛出一物，同時十幾根寒光暴雨也似由門內迎面飛來，耳聽丁丁丁銀雨分飛一片響聲中，一條黑影箭也似往斜刺裡暗影中縱去，才知敵人聲東擊西，一面詭計暗算，一面乘機逃走，方喝：「師父快看！」

鐵笛子已怒喝道：「本來我不傷你，夾著尾巴逃走也罷，偏要這樣陰險下作，不賠還我徒兒的窗戶休想逃走！」邊說邊要追去。

人卻未動，剛把手一揚，忽聽呼呼兩聲，好似兩股急風撞在一起，緊跟著面前人影一閃，由斜刺裡縱來一人，正是那瘦長子，還是那樣詭笑嘻嘻，立在五六尺外破窗前面，笑說：

「鐵老二不要發急，老三就是這樣，不管遇見什人，死愛佔便宜的脾氣。反正我們的事終要作一了斷，這大風雨，何必大家都做落湯雞，鬧上一身泥水呢！令高足實在不差，聽他口氣還未正式拜師。窗戶由我賠還，就拿他打賭，後日玉泉崖誰能得勝，誰便算他的師父，你看如何？」

旺子又想開口，被鐵笛子攔住，笑道：「此時勝負未分，廢話少說。你們如其得勝，盡可隨便，打的什賭！好在我和你兩個多

少年的死對頭，照例不見不散。這二十多年來哪一次都是你們自己滑脫，為尋你們蹤跡真費了我不少心力，始終沒個了斷。今年春天聽說你們合在一起，居然反要尋我，真是再妙沒有。

「彼時我正有事，約你秋後相見，你們居然期前尋來，看去不像是假。因此你說哪一天都可，否則照你們那樣狡猾，今夜便不放你過去。後日玉泉崖準定到場，但你同黨李三卑鄙無恥，我已說好隨他的便動手，還是作賊心虛，見你不在，恐一個人敵我不過，又想乘機暗算，把我徒弟窗戶打破，方才被你一擋他已逃走。如今算是落在你的身上，卻非賠不可呢。」

蘇五笑道：「鐵老鬼，你怎如此小氣？五太爺從來不曾欠過人家，既說由我代賠，自無話說，誰還叫他小孩子吃虧不成？銀子拿去，這一塊有五兩多重，想必夠了吧。」說時，由囊中取出一把散碎銀子，就著窗前燈光看了一看，雙手合攏一搓一揉，七八塊碎銀立時合成一個圓珠，遞將過來。

旺子忍不住說道：「我這窗戶稍微尋點木塊樹枝一釘一編就成，用不著這多。我向不訛人，我不要他銀子，也決不拜他做師父。不過這瘦長老漢沒有老三討厭，多少總算幫過我一點小忙，師父把銀子還他吧。」

鐵笛子正將銀子接過，托在手上，好似察看成色，轉臉喝道：「小鬼不許多口，這銀子又非他自有。賊吃賊，吃更肥，憑什麼不要？」

隨向蘇五笑道：「你這老鬼假裝大方，分量雖然不差，卻將一些不夠成色的雜銀揉在一起，打算取巧。許久不見，怎麼還是那麼老不要臉？我眼裡不揉沙子，這裡面有兩小塊不夠成色，被你揉成一團，挑出來還真費事呢。」

邊說邊將手一搓，手中銀子立和麵條也似搓成一條，再用右手兩指一捏一捻，銀便成了粉屑，落向左手，挑了兩小塊出來，再用雙手一搓一捻，一堆銀屑又成了一團整的，隨笑說道：「不夠成色的雖然不多，共總不滿二錢，這也不能便宜了你，快些換來，好放你走。」

旺子這才醒悟雙方是借題目暗中比鬥各人功力，見師父剛把銀子搓成一條，用手捏碎成屑，蘇五便退了兩步，一雙三角眼卻注在師父手上，正在留心，防他暗算。

忽聽蘇五接口笑道：「你不用故意挑剔，再賞你師徒一塊，有什相干？五太爺今日未穿雨衣，週身水濕，要回去換衣服，不耐煩和你多說。後日如其天晴，午後玉泉崖相見。如其落雨便往後推，不要失信。銀子拿去，多餘的賞你多灌一點黃湯，五大爺要失陪了。」

旺子見蘇五邊說邊往後倒退。師父口雖說話，手中兩塊碎銀只得豆大，卻未交還人家，人也立原處不動，神態甚是從容。跟著又見蘇五往身邊摸了一下，雖帶著一臉詭笑，彷彿比前緊張，知這兩個敵人均是能手，雙方多年宿仇，恐其突然出手暗算。

師父還是那麼大意，眼看對頭已快退往窗側樹下暗影之中，還是只顧門口漫不經心神氣，實忍不住，方想提醒。

蘇五說到末句，忽然把手一揚，暗影中立有大小兩點白影一閃，同時又聽丁奪兩聲，鐵笛子雙手一揚一伸，哈哈笑道：「你這沒出息的老鬼老是這一套，有什麼用處？莫要鬼頭鬼腦，乘這三日功夫快點多請幾個救兵，多少還可挨上一點時候，以免上場送命太不好看。」

「你如還是昔年那樣不長進，後日只有送死，早點想法子湊雞毛壯膽子，多約幾個幫手，我也就便為世人多除點害，省得到處尋找他們忙不過來。」

旺子眼尖，看出敵人所發好似暗器，已被師父用兩粒碎銀打飛，撞向樹上。那團大的白影乃是一塊銀子，已被師父接向手上，才知雙方本領針鋒相對。彼此還未動手以前均能料出敵人心意，有了準備。

最奇是這樣黑天雨夜，只有破窗裡面映出來的一點燈光，雙方動手時相隔已在丈許以外，黑暗之中竟打得這樣準法，比王老漢平日所說似更厲害。

遙聞前面暗影中笑道：「鐵老二鬼休狂，你五太爺今日實是受人之托，有事未了。明日又有一點小事。加上天還未晴，便宜你多活兩天，到時就知厲害了。」

隨聽低喝：「老三不要妄動，既然說好後日動手，在未交手以前便應兩不相犯。我不過想試試老鬼近年的目力，就便賞他一點銀子，你當是今夜便和他動手麼？」

鐵笛子笑道：「你兩個不必裝腔作態，故意搗鬼。你們不過想將那一串人耳朵送往張家詐財，恐我作梗，先打招呼。其實張家父子老的貪官，小的惡霸，全家上下除卻那些園丁花匠十九惡人，反正不義之財，假手你們給他吃一點虧，省我出面。等你到手，再轉交我去送人，再好沒有。不是為了張家，我今夜還不會放鬆你們呢。」

「否則，你們全用詭計暗算，未了冷箭不曾放成，又恐我看出那暗器的來歷，一個故意說話逃往東面，一個暗中掩來，將樹上所釘暗器拔去，我都看見。這等鬼頭鬼腦先看不慣，就是約定後日動手，今夜也先叫你嚐嚐味道了，各自夾了尾巴快走，沒的叫人心噁心，連小娃兒看了也都好笑。」

說罷不俟答言，便拉了旺子回轉屋內。對方也沒有聲息。

旺子到了屋中又要跪拜，見師父將手連搖，令自己重換濕衣，不令開口，不時側耳向外，似在靜聽。

隔了一會方說：「驢日的果然逃時心慌，走了相反的路。如今已同趕往張家連享受帶詐財去了。這一票撈得不少，等他到手我再取來救濟苦人，省我許多手腳也是好的。」

忽見破窗外有兩人走過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王老漢翁媳，未等叫應，人已繞走進來，手上還拿著一卷毛氈，先朝鐵笛子禮見，一面忙代旺子將毛氈打開，釘在窗上，以御風雨，一面笑說經過，並向鐵笛子請教。

王媳跟著走往隔壁，又拿了大盤鹵雞野味、香肝煮花生之類酒菜，和大盤蒸鱸，一小壇酒，連同杯筷放在桌上。還拿了一塊紅氈請鐵笛子中坐，令旺子正式拜師。

鐵笛子笑道：「我已決計收你為徒，不必拘什形式。既然主人誠意準備，也不應該辜負，就此行禮也好。不過當我徒弟不是容易，我與尋常號稱俠義、專顧自己虛名、不求實際的人絕不相同，我那禁條你想必已聽老漢說過，有好些話還無暇多言。」

「此時天色快亮，張家父子被二賊今夜行兇大鬧心膽已寒，老賊蘇五雖極陰險狡猾，但極愛才，上來便將你看中，千方百計向你賣好，以為他這次為了尋仇準備三年，非但本身練有驚人武功和凶毒的暗器，並還約有兩個比他還高的能手，到時暗助，斷定我必死在他的手內，然後軟硬兼施，強迫收你為徒。此賊外表陰柔，內裡剛愎自用，一向任性。」

「你雖是我徒弟，一則年幼，又知你還未拜師，只管對他二人無禮，反更看重，毫無恨意。曾向張家警告，說狗子自不小心，傷人不成反被撞倒，不該倚勢行兇，不許他家再和你為難。」

「彼時狗賊李文玉先到張家，仗著他那點穴法和一身本領，將為首教師點倒，再將老賊父子擒住，逼令把全家上下召集在大廳之內，由他處罰。照他平日凶殺和綁票規矩，已先將幾個和他動手叫罵的教師、惡奴耳朵每人削去一個，不是小夫妻妾生得美貌，跪地哭求，並還任他調戲，答應獻出大量金銀贖命，幾乎連張氏父子的耳朵也同削去。」

「這兩個惡賊做強盜行兇，只要有錢，向例不問是非善惡，往往極惡窮凶的惡霸，只要對他口味，話說得好聽，多獻金銀，肯將美貌姬妾供他淫欲，照樣無事，甚而因此打成交情，算他黨羽，同惡相濟都不一定。死傷的都是那些為了衣食、做人鷹大的飯桶教師，端的淫兇殘忍，慘無人道，便無當年仇怨，我也放他不過。」

「無奈二賊本領甚高，蘇五老賊更是凶狡，我連費了多少心力，始終沒有成功。內有兩次業已大勝，仍被逃走。二賊對我更是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。這次原是事前有約，訂在中秋重陽之間來此決一存亡。前日我在途中得信，說二賊已來尋我，料其提前趕到，必有幾分自信，我忙跟蹤趕來，稍微探出一點虛實底細，還不深知，故方才放他一步。」

「這二十多年來二賊本是形影不離。李賊在張家行兇之時，老賊蘇五為想收你為徒，只在狗子出外坐堂時下手暗算，使其受傷倒地，不能打你，跟著趕往石牢威脅利誘，你都不肯，自覺無趣，重又回到張家。本助李賊下手，忽然認出老狗張錦元前在杭州府任上受過他的賄賂，賣放了兩個老賊的內弟，事完之後看出蘇賊本領驚人，便他兩個內弟也因貪色大甚，病倒娼家，方始擒住。

「想要賣好結交，又有一點膽寒，知道這類人的錢用不得，非但盛宴相款，待若上賓，並將所收賄賂退還，送了好些禮物，一句一個俠客義士、英雄豪傑，足恭維了一陣，因此老賊對他留下好感。後往杭州尋他，人已告老回鄉，一見是他，未免不好意思。

「一則李賊手狠心毒，業已傷了多人，連人耳割去好幾隻，又把人家婦女抱在懷中調戲，無法落場，再者張家財寶眾多，到手肥肉也捨不得，只得一個做惡人，一個做好人，先用暗號將李賊引出，說了幾句，再假裝在房上動手喝罵，編上一套鬼話。二賊本領都高，打得十分熱鬧，最後才由李賊說了幾句狠話，要張家明日黃昏以前獻出所藏三萬兩黃金、二十萬兩銀子，否則全家殺死，雞犬不留。

「並說蘇賊不該幫助外人，他黨羽甚多，個個厲害，這人耳乃是他殺人記號，只有一隻不贖回去決不甘休。說完大罵逃走。蘇賊跳下房去安慰了張氏父子一陣，假裝好人，代為說合。並說，李賊人多厲害，真要都來，他也不是對手，要張家看開一點。

「張氏父子好幾代人的貪囊本來不止此數，又有大片田產，金銀還不在心上。第一是他父子全家的性命財寶，第二是狗子妻妾，硬要獻上兩個與強盜，傳將出去丟人太甚。不料蘇五突來解圍，非但狗子妻妾可以保全，所索財物本來照著李賊的規矩一經出口分文不能減少，如今只要萬兩黃金，便可由他出面托人說和，並將李賊請回，以客禮相待，從此無事。

「連去冬傳說天水附近深山中那幾個看中他家錢多、想要來此搶劫燒殺的有名刀客大盜，也可由他打發回去，竟把老賊當成天上飛落的救星，奉若神明。

「李賊趕往石牢之先，我和老漢已經見面，本定由他用我短劍去斬斷鐵鎖，救你出險，我跟隨在二賊後面，不料你已自己逃出。我恐老漢蹤跡被賊看破，搶在李賊前面趕去，令其速退，又縱到門上托了你一把，隱向一旁。你只顧看那斷鎖，不曾見我。

「老漢搶先趕回將燈點起，因不願使二賊知道，避向房內，你回不久李賊趕到。老漢不知我早跟在李賊身後，聽你口氣太剛，挖苦刻薄，恐狗賊激怒翻臉，遭他毒手。翁媳二人冒了大雨，帶了兵器掩往窗下窺探，暗中戒備，用手勢向你警告。不料此賊真個機警，他翁媳雖極小心，仍被識破，可是事前他看出狗賊不會動手，已先離去。

「我恨他口出狂言，此賊沒有蘇賊陰險，但最卑鄙殘忍，本想激怒，給他吃點苦頭，被蘇賊趕來擋住。照今夜形勢，張家自顧不暇，近數日內自然不會尋你，久了仍是難說。蘇、李二賊再要看出收徒無望，你話又難聽，難免懷恨。自家話已出口，不好意思傷你，暗中支使張家和你对卻所不免。

「你一個人無妨，何況又有我在此，自更不會受欺，老漢全家隱居多年，方才狗賊叫陣便因安土不願重遷，好些顧忌，格外忍耐。張家尋仇生事，難免使他連累，故此這裡你已不可久居，天明之後便須準備起身。我另外也還有事，有好些話都顧不得多說。

「你只記准人都一樣，自己如有智力，必須儘量幫人，大家都是這樣存心，結果幫了眾人，眾人也必幫了自己，照此做去，沒有不成的事。你平日的心思志氣與我十九相同，小小年紀真個難得，我破例收你為徒也由於此。如是和常人那樣，只想俠義名高，學了本領便一意孤行，任性而為，自覺樣樣高出眾人之上，誰都不如你，那就錯了。」

旺子聞言恭謹謝諾，高興非常。談了一陣，王老漢去看門外煙雨溼滋，積水遍地，左近人家的炊煙業已升起，知天已亮。為了水霧迷濛，看去昏暗，且喜大雨未止，忙告鐵笛子徒快些吃飽，乘此無人之際即速準備起身。

王媳原和老漢一樣全身披掛，準備迎敵，見天已亮，忙即趕回，把衣服換下，又將日前代旺子所制的幾件夾棉衣連同昨夜準備好的小鋪蓋卷、兩雙新草鞋，以及兩傘油布一同取來，仗著所居偏在王家屋旁樹林之中，地勢隱僻，常人極少走過，雨又未住，不會有人窺探。老漢翁媳交代完畢，又囑咐了旺子幾句，自往開店。

師徒二人在屋中吃飽之後，本定同行，鐵笛子見雨老不止，時大時小，天空陰雲密布，尚無晴意，想了一想，對旺子道：「我那住處就在玉泉崖底壑岸下面崖洞之中，裡面雖極乾淨，離地也高，上有崖石遮避，雨水流不進去，一則路不好走，我昨日剛來，只到洞中匆匆轉了一轉便來此地，裡面雖有一點糧食，乃去年所留，也許霉爛，無法再吃。

「我今日有事，急切間不能回去，你一個人住在裡面非但寂寞，這樣兩天也有好些不便。何況昨日連受驚恐，一夜未睡，我看你把門關上，暫時先睡他半日，好在張家對頭不會尋你晦氣。萬一有事發生，我必先得信息，提前趕來，助你逃走。如其有人來問，可照我所說回答。」隨教了一套應付的話便要走去。

旺子終日盼望師父，好容易遂了心願，恨不能終日隨在一起，先聽帶他同走，正在起勁，聞言只當師父疼他，聽完忙道：「我見了師父只比平日精神，昨日雖受惡人欺凌，並未受到重傷，頂好師父走到哪裡我也跟到哪裡，多少跟著辦一點事，還可學師父的樣，長點見識，不更好麼？」

鐵笛子笑答：「你這娃兒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。昨夜雖只見蘇、李二賊，但所約的幾個兇人還未露面。我此時只得孤身一人，雖然到處都是幫手，總以小心為是。這裡我又不常來，山口內外這些土人只有一半和我相識，多和王老漢一樣，表面裝不認得，暗中都和我是自己人一樣。

「另一半還沒有過交往。方才教你那些話便可對付他們，並非這班人的心不好，但恐無心傳說，於你不利，故此先作打算。我一個人要對付好幾個著名的惡賊兇人，休看人單勢孤，因有許多相識的土人暗助，內有好些能幹的我已暗中囑咐，便是方才不曾與仇敵約定，也可應付一起。

「有你在旁反倒緊繫。你本領如行也罷，偏又差得太遠。還是照我所說，把精神養好，等我回來領你同去，省得那崖洞你不認得，在雨水中地裡亂找，就是找到不知下法，剛換一身乾淨衣服，何苦弄得水泥狼藉。真有志氣，知道用功，以後隨在我的身旁，用上一二年功，照你資質體力常人已非對手，再要苦練三年，便可得我所傳十之八九，師徒合力到處扶危濟困，照我心志而行了。

「這幾天內非但不宜隨我一起，連後日玉泉崖上拼鬥最好都不要前往窺探，以免誤傷，或使仇敵對你懷恨。將來也許學業未成便要出去走動，一旦狹路相逢，受他暗算，何苦來呢！因你年輕，我以前從未收徒，只蘇、李二賊認得你的面貌，別的賊黨尚未見過，再好沒有。

「雖然我有易容丸，此藥難得，能不用更好。假使你在兩三年內得了我的真傳，外面無人知道，這用處就大了。」

旺子人最強項，想到便要做到，平日對誰都好，心中卻有主見，不易搖動，不對他的心意也決不服從。自從一見鐵笛子，談了不多一陣，無形之中會生出一種親切之感，後聽王老漢背他說起乃師從十七歲起便在江湖走動，南北各省幾被走遍，救的人不知多少，只二十多年前，不知何故，為了一事心灰意懶約有數年，隱居在秦嶺深山之中，不輕出山走動。

彼時仇敵甚多，一班土豪惡霸、惡賊大盜都恨之入骨。十五年前忽又出現，王老漢洗手之後方與相識，雙方本有交情，又因外面仇敵太多，平日行蹤隱秘，沒有一定住址。地方甚多，玉泉崖便是一處，但也只知住在崖上。恐被旁人看破，從未去過，並不知道下面還有一洞，對他生平俠義行為卻知道最多，與昔年大俠湯八同一路數。

無論何處，只他住滿三五月，或是常去之處，都有大批貧苦朋友和農夫土人之類與之交厚。因其歷年大久，救人太多，隨便走到一個偏僻鄉村，一推門進去，內裡全家老少定必驚喜歡呼，彷彿來了一個最親近的佳客，遇事群起相助，安危皆非所計。江湖上這多仇敵，連同多年來的官府搜捕，始終擒他不到，連真姓名也無一人知道便由於此。

以前化名甚多，專和貪官污吏、土豪惡賊作對，官私兩面的惡人都是他的仇敵。有時為了擒他，並還互相勾結，用盡心思，都未成功。至多風聲太緊，他將以前名字或是外號去掉不用，鬧過一陣也就拉倒，可是他做的事始終如一，並不因為仇敵勢盛便自收風劍跡嚇退回去。

不過另換新名，換上一個地方，照樣救人，與惡賊貪官拼鬥。去不多日，事情還沒有冷，人已回來，不將對方除去不止。這多年來誰都不知他的真實底細，一半因他本領高強，機智絕倫，他那本相又和普通人一樣，除目有英光不易十分遮掩而外，別無異處，只擅易容絕技，姓名年貌隨時都可改變，宛如神龍見首，一閃即逝。本領差的人根本不能近身，本領高的又被他智計愚弄，所以始終沒奈何他。

最重要還是能得人心，走到哪裡都有成千成萬的人明暗相助，故意造上許多奇跡。明明人在東面，偏說人在西南兩面出現，難得眾口一詞，不是暗中相助，便將他隱藏起來，做得活靈活現，使那公私兩面的敵人全都疑神疑鬼，當他是個會法術的怪人，和飛行絕跡的劍仙一流。

還未上前已為他先聲所奪，再一對面，不是被他打倒，傷而不死算是便宜，便是被他用上種種方法巧計將人嚇退，使那主謀的人自己收風，不敢為敵。對方真得太強，他早脫身而去，沒有一次不是撲空。對方如是惡人，被他看中，無論是有多大財勢、多高本領，或是請有多少幫手，他也決不肯放鬆，早晚除害而去，比起大俠湯八所做事業更多。

只為姓名常變，有時只用一個暗號，這數十年中江湖上傳說的異人何止十個，其實除以前湯八不算，這十來人都他一人化身，化名鐵笛子還是近十幾年的事。

不久許有仇敵尋來，內有數人和他拼鬥多次，比較知道一點，也只近年方始醒悟昔年所遇對頭便是現在的鐵笛子，真的姓名來歷仍是茫然，連老漢和他總算投機，常時還命代辦一點小事，敬他的酒他尚肯吃，幾次酒後高興，說起當年經過，也只知道一個大概。

他那改易形貌的本領得過高明傳授，簡直好得出奇，所戴面具其薄如紙，連老漢對面都認不出，何況外人！有時不戴面具，他那易容丸只一敷上，非但皮色全變，老少深淺各種顏色全不相同，並可在面上做出許多特殊的標記，如麻面、缺唇、黑痣、歪鼻之類，平日無事便是旺子上次所見那等形貌，但也不是他的本來面目。

一面說起平日為人之好和那虛心講理、通達人情，簡直沒有一樣不是高明到了極點。真年紀已有七十多歲，因其終日勤勞、武功又高人看那本來面目至多不過四十光景。從來不曾聽他談過徒弟，這次居然對你垂青，難得你小小年紀有此志氣，千萬不可惜過良機等語。

人生世上，最難得是志同道合之交。旺子身世孤苦，人又聰明，耳目所及都是不公不平之事，思起憤恨，但又無計可施。本想長大為人做點事業，並為許多窮人解除痛苦，老想拜一高人為師，始終不曾遇上。第一次遇到這樣異人，上來只是一種微妙感覺，心放此人不下，並未想到別的。

及聽王老漢一說，這位異人非但本領高強，平日所行所為更與自己一條心思，還有好些想不到的，加以從小孤苦，平日所受不是欺凌壓榨，便是刻薄算計，那惡氣也不知受過多少，還仗骨頭硬，不肯賣身為奴，否則也和別的村童一樣，所受還要慘酷。

算起來，只王老漢和村中幾個老農對他較好，但是這些人多半還是仗著自己終日勤敏、能耐勞苦交換而來。王老漢比較最好，但他隱居在此，惟恐人知，以前雖然相待頗厚，表面上並不十分顯露。

一個孤苦無依的村童，初次遇到這樣一個對他鼓勵，寄予溫情，並還樣樣關切周到的異人和未來明師，自更感激到了極點。始而心心念念，好容易把師父盼來，滿擬從此便上明路，永不離開，一聽這等說法，非但近數日內不能常在一起，連玉泉崖比武惡鬥都不令其窺探，想要借此長點見識、看場大熱鬧都辦不到，心中老大失望。對方如換別人，早已抗聲爭論，便當面強不過，也必想盡方法非暗中跟去不可，無奈這前後兩三個時辰光陰竟似變了脾氣。

鐵笛子平日對人本極溫和，又因以前雖然收了不少同道，內中也有不少拜他為師的，都是所救苦人中選出來的年輕有力聰明才智之士。但這類同道和門人大都不是專為習武，相從不久，便照自己所說聯合當地所救苦難人民，照自己所說方法，由這幾個人領頭，互相扶持，不是山中開荒，便是另謀生業，把許多人連成一片，專一防禦惡人欺壓，各安生業。

為了領頭的人少，除在山中開荒的人，仗著山高路險，人都習於武勇，向來立法又好，遇事都經公眾商計，公平合理，又能一心一德，不怕外人侵害，每一處墾地都是安居樂業，越過越好，算是從未發生變故，餘者只離城市稍近，不論農工各種行業，日子一久，只要領頭人稍微疏忽鬆懈，仍不免於發生事故。

有時事關太大，還要自己趕去，才能除害興利，將對頭惡人消滅。這班同道和門人為數雖多，散在各處，從來都是分別幫助各地土人，各有專責，無暇隨同自己習武，在江湖上奔走。平日雖然斷定越是出身窮苦人家的子弟越有好材料，為了各人心志不同，向不肯勉強人，必須經其自己願意，還要合格才要。

體力智慧固是缺一不可，最難得是他的經歷必須經過磨折，見慣不平之事，明白道理，深知是非，而又具有毅力恒心，能夠捨己從人，不願自家名利成就、衣食享受，才能入選。

因此看似容易，想覓一個全才卻是艱難，連物色了多年，雖然遇上幾個，均覺不夠，最不合意是那自私之念不易去淨，到了本身利害存亡關頭便易搖動，經不起考驗，因此一個也未入選。

近年為此著急，方覺以前成見太深，意欲降格以求，遇到好資質先收了來，再用苦心教練，不料無意之中在當地發現一個放羊娃，連經探詢查考，雖然年輕，竟無一樣不對自己心意。這日正想借故與之相見，因和王老漢有話說，就便去吃兩杯。剛剛坐定，便見旺子尋來。

當時一試，越對心思。因有要事在身，必須離開，匆匆托付王老漢照應，人便離去。三日前，因他仇敵就要尋來，忙即趕回，暗中查考旺子心志行為，竟比自己所料還好，已極高興。後又發現旺子連受仇敵勢迫利誘，到了性命關頭均不為動，這樣好的徒弟連考驗都用不著，自更喜愛。雖然見面時候不久，真比多年師徒還要親密，便是初拜師時所說的話也都辭色溫和。

旺子不知怎的格外生出一種敬愛之感，彷彿對方無形中具有一種奇怪威力，使人自然不敢違抗，並不因此發生怨望，只開不出口來，想了想答道：「我本想跟師父長點見識，不料不能同去。反正我聽師父的話，叫我怎樣便怎樣。不過弟子醒來，少時也許天晴，師父不知何時回來，可有件事叫弟子去做麼？」